



吴丽芳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都是当家村人，她自己也嫁给了村里的小伙子。但如今，她远赴上海打工，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国庆回家，她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前自拍，算是留念。

# 村庄已远，故人安在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吴小兵



▲如今的当家村，地里摘菜，屋前干活的，基本都是老人。



▲无人居住带来修缮的缺乏，老房子渐渐倒塌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



▲李凤凤今年82岁。前几年，她的儿子骑摩托载着两个人翻到了山沟下头，儿子死里逃生，乘客却都遇难了。家庭经济愈发困窘，这床被子是十几年前政府救济发的，缝缝补补还能用。

我的家乡，是郴州市桂阳县太和镇下辖的当家村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，只是一年又一年，我用镜头记录着家乡的风土和人情，但按下快门的手却越来越沉重——只因为，它快要消失了。

这个隐藏在骑田岭山脉的村庄，平均海拔有800多米。当时，村里还住着100多户近500口人，村民们靠山吃山，种植水稻玉米，也会拿毛竹编织手工艺品赚点生活费。年轻力壮的人则到十几里外的矿山挖煤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而从记事起，我便与山为伴，砍柴、割草、放牛，处处都是让人魂牵梦萦的乡音乡情。

如今，每每回乡，我看到的却不再是当年的炊烟袅袅、鸡鸣犬吠，唯有村民不断外迁，老房子如同被遗弃的婴儿，在时光中离人们越来越远。

位置偏远，交通不便，让当家村一直摘不下贫穷的帽子。近几年，小煤窑被整治关闭，青年人带着家眷远走他乡谋生活；村里的小学被撤并，家长不忍心孩子每天走上十几里地去外村求学，只能举家搬离；没有女人愿意守着这一方贫瘠的土壤，也没有女人愿意嫁到这里被寂静掩埋，乡村的生命得不到延续，更成为村里人宁可挤进逼仄的城市夹缝，也无法再留恋故土的原因。

专栏作家熊培云在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中写道：“我的村庄是一个能够让我褪去浮华、回归安宁的所在。”这话之于当家村，虽然熨帖，但似乎有些忧伤。如今，整个当家村只剩下六七户老年人留守，他们守着热闹不再的村庄，独自在寂静中看草木枯荣。

过去十余年，中国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，当家村的迟暮其实算不得多么特别。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关于城市化进程的专题报告，到2030年，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%。在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和布局重组中，中国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与生活方式，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——大势所趋，但对于曾经在这里生长的我而言，看着村庄老去，如同看着亲人远走；我无法挽留，徒有叹息：不知流散的故人如今可好？



▲2岁的可是如今唯一生活在当家村的孩子，他没有玩伴，只能跟着爸爸四处走走，而他已经有一阵子不知道妈妈去哪儿了——他们路过的这口水井也是村里唯一还在使用的水井，另外两口都废弃了。



▲秋收时，吴时光回村里帮父亲干活。尽管爸妈把房子修得宽敞干净，但他还是不愿留在这里，转而去镇上生活。